

韩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发展

JON Su-Jin
丁秀珍

东国大学校
(金英姬译)

日本民俗学会 2014 年以“再问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为题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文本将针对这个课题，在回顾介绍韩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发展后，继而对本次研讨会当天的讨论内容发表作者的个人意见。

在韩国语中，“日常生活(살림살이)”一词意指“勺子”、“碗碟”、“被子”等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同时也指“过日子”本身。这里笔者更倾向于在后一个意义层面上使用“日常生活”一词，因为笔者想要强调日常生活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是对“生活财”的研究。

韩国的日常生活研究由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家政学等多个分科学术领域针对各自关心的问题而发展起来，至今已累积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例如在社会学领域，1990 年初，法国学者米歇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被翻译介绍到韩国后，日常生活便开始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掀起了一波学术浪潮。当然，韩国的社会学者们从 1960 年起就已经参与了国家层面的“人口总调查”，用计量的方法调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起居，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研究。但是，明言“日常生活”的概念、方法论及认识论，将其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日常生活研究当时还未形成。

与此相对，民俗学本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领域却过于集中在过去或山间僻壤的乡村，以至于事实上并没有将当今民众的日常生活置入研究对象之中。从这个背景出发来看，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以下简称“韩国民博”)自 2002 年以来，持续调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建立档案的工作值得瞩目。2002 年，韩国民博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曾共同主办了韩日两国的“生活文化交流展”。韩国民博的调查以“物，可说亦可读”为主题，是韩国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

当时韩国民博的馆长千镇基先生主张：在当今这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我们在收集和记录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数以千万种的生活财时，不能局限于以“对象为中心(object-oriented)”，而应该以“概念为中心(concept-oriented)”。即，我们要关心“一个家庭里大概有多少物品？物品是否都物尽其用？”“背后蕴含着人与物什么样的关系？”“人们通过物品的摆放创造出怎样的家庭景观？”¹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把物放置在文化语境之中去理解和探究其中的意涵。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韩国民博迄今业已出版发行了以盘谷里、蔚山、阿峴洞和贞陵洞四个地区为对象的调查报告。直至今日，韩国民博在开展其常规的民俗调查工作时，仍将日常生活(这里同指生活财)的调查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的调查方法如下：首先在每个道(韩国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级)选择两个村。由两名调查员、一名摄影师三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村中居住 8 个月，同时书写民俗志。通常在 3 到

4 个月后，会在该村中选择一个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再增派两名调查员，尽可能地调查并记录该家庭所有的生活财。该家庭赠送给调查队的物品则会在韩国民博中展出。另外，为了把握生活财的变化情况，计划将以每 15 至 20 年为一个周期对接受过调查的家庭再次调查。尽管千馆长期望以收集到的资料为线索展开多样的研究，但他同时表示，韩国民博现在工作的重心仍然是对生活财的记录。

问题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有意义的研究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走上正轨？其次，通过积累的资料揭示物的文化意涵，理解并还原物所处的文化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行性？再者，当调查者们用更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概念来把握生活财时，应以何种视角对物进行对象化和解释？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向异文化的人们介绍我们的日常时，通过异文化间的比较指明其相似性和相异性毫无疑问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通过与其他文化相比较可以辨明我们自己的日常。但是，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这仅仅是方法和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课题是：当我们目光投向眼前的日常时，对以往的民俗学能起到什么样的批判性作用？为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最后，新的方法论在开启民俗学新的研究范式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直面这些问题并寻求解答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被翻译介绍到韩国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一书中，马菲索利强调：“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既非新的研究对象，也非独立的专业领域，毋宁说它是一种对“社会学视角”的崭新定义，是理解社会的一个新视角。²在这个视角下，研究者首先需认识到存在两个层次现实。如存在语言体系的现实，同时又存在运用语言的语境性（语用学）现实。前者是理论的现实，后者是展开日常实践的具体情境。³

我们的日常便属于后者，它无所不在，却又“不可视”。究其原因，一是其自身内含的矛盾——“看得见却不被关注”，二是它往往由“非逻辑性的逻辑 (non-logical logics)”构成，无法用理论合理性来把握。日常实践在某个特定时间点总是受到偶然给予的事物的影响，因而是局部性的、流动性的，可以说是一种“依情况而定的战术”。它是散布于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反复的片段”，“虽时有反复，但绝不会完结”，因而我们无法以“宏观的”视野去观察理解日常实践。指导人们日常实践的合理性不过是一时的“机会逻辑”，实践的目的在于它“达成的瞬间便消失了”，所以也不存在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日常实践的理论视角。⁴如上所述，正是因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给予了以往的社会学的认识论极具争议性的启发，所以才说它是对社会的新的定义，同时也是一种新视角。

当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论也不是毫无问题。凯罗兹 (J. M. Queiroz) 强调，我们不能因为日常的“不可视”性，便认定日常中隐含着某种秘密或在其外表之下有着某种更深层次的事物，并以此作为日常生活研究的前提。⁵倘若我们直接规定日常与理论的现实或宏观视野无关的话，便赋予了日常过度的意义了。如同语言的体系和运用有区别一样，将理论的现实和日常作为两个现实区分开来确实很有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现实之间毫无关联。

本次研讨会将日常定位为“理所当然”，初衷应是在于发现日常的生活和实践所固有的特性。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即便我们将日常作“理所当然”理解，仍应注意与以往

的民俗学中,构成并被传承的“无意识的“或“自然形成的生活样式”⁶等概念之间的区别。

阿帕杜莱(A. Appadurai)在研究中关注当代即所谓“全球化时代”中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建构的。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中,电子媒体和大量的移居日益成为人们的日常,个人的生活“与其说是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不如说已成为有意识的选择与合理化,一个表象的竞技场”。⁷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已处于时常地流动与移动的状况,文化再生产已不像曾被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比较稳定和自然的过程,它变得极其复杂和易变。每一个人为了给自身提供一个安定的身份认同,不得不反思并再建构自己的日常。

当然,不同的地区之间多多少少有些差异。但是我们能断言某个地区完全不受这种时代趋势的影响吗?倘若没有的话,我们是否还可以一如既往地用“理所当然”这一概念去把握日常?笔者认为,我们当今的日常,处于理所当然和非理所当然之间,在难以意识到的和需要意识到的之间徘徊。而且,正因为现实如此,我们必须以一种迥然不同于以往民俗学的眼光去看待日常,更进一步说,对于现代性中的日常,我们有必要将之提升至“日常生活的政治性”的层面上去探讨。

注

- 1 千镇基 2007“民俗博物馆和现代生活资料”,《韩国民俗学》45,韩国民俗学会,300页(韩语)。
- 2 Jean Manual de Queiroz 著,金文谦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一个新的视角》(“The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a new perspective”, *Current Sociology*, vol.37, no.1, spring, 1989),日常性·日常生活研究会编,《日常生活的社会学》,Hanul Academy, 1995, 97页。
- 3 同前书,100页。
- 4 同前书,99~103页。
- 5 同前书,99页。
- 6 王杰文著,西村真志叶译「北京市高層集合住宅の暮らしと生活世界の変容」,「当たり前」を問う!一日中韓・高層集合住宅の暮らし方とその生活世界—,日本民俗学会 2014 年国际研讨会内容集,2014, 49 页。
- 7 Arjun Appadurai 2004, 车元铉译,《消失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6),现实文化研究,2004, 20 页。

(校对:施尧)